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八

仁13

60

8



門口仁13
號 60
卷 8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五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難一

舊刊有第二十六字。舊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索隱云。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也。又云。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

呂氏春秋注。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故曰舅犯。

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舊刊無對

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原舊注。禮繁。戰陣之間。省

字。不厭詐偽原舊注。非謫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

戰陳之事。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李而問

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李對曰焚林

而田偷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

二後必無字。反映上二不厭字。

評韓非子

卷之十五

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增無復不可再行也案說死有也字又淮南子等諸書無復下有君其正之文公曰善辭雍李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歸而行爵論功行爵也先雍李而後舅犯群臣曰城

濮之事舅犯謀也淮南子謀上有之字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山璠云君當作若汝也夫舅犯之言舊刊無之字據

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仲尼聞之曰

賞說苑權謀新序雜四淮南子又呂氏不苟趙衰卻子虎

事相類案晉世家為先軫狐偃事萬世之利也下云五豈

可以先一時之權而或曰舊刊孫文融本以雍李之對不

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

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弗受弗聽其言也今文公問以少

二不知字立柱

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

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彊而威

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雖有後舉莫若城濮大利萬世之利奚患不至

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讀

祝拔弗之也增周語敬其被安暇待萬世之利萬世之利

除注猶掃除也被字勿反舊刊萬上無於字山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當作在於

詐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李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

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

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傷害

文公之所以先雍李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

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李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也

反覆之以折疑意是難法

以故曰字勒住

行文有色有聲
亦古文妙處

用期年字三

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金履祥注。論語曰。而猶與也。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應之。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李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嘆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剛畝正。水經注云。河東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內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汾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三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櫟。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舜所耕處。未詳孰是。山璠云。剛畝同。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侵畝。舜往

耕。期年。耕者讓畔。又見原道訓。周語注。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韋注。下曰畎。高曰畝也。河濱之

漁者爭坻。原舊注。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增。坻。直尸反。秦風。死在。水中。坻。傳。小渚也。舜往漁焉。

墨子校注。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期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

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原舊注。苦窳。惡也。索隱。窳。游甫反。病也。按荀子曰。窳。拮。不便利者弱。拮。與苦同。唐韓琬傳。器不行窳。又默。啜。寇。媯。檀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胡三省注。曰。市列為行。行為。濫。惡也。通雅。苦窳。猶苦窳。舜作于什器。舜往陶焉。通雅曰。壽丘。器不苦窳。苦讀如監。粗也。病也。

陶河濱。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為舜陶之陶也。斯

或一期年而器牢。牢。堅也。德盛而民自化。所謂無為而成者。仲尼歎曰。耕漁與

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

歸重于德化字

躬耕處苦耕當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

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

奈何然則以下或辭也舊注堯在上容聖人明察在上位

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

原舊注若堯以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德化之也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

評難中設難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

同謂洞徹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

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

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

也揚升庵外集云今人謂言不相副且舜救敗期年已一

矛盾終為千載法語

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舊刊舜壽間贅有盡二字天下過無已者以

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言舜救敗或一年而能止一過則以年計之三年已三過矣而

舜不能多歷壽亦有時盡而天下之過無時止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

賞弗中程者誅批本非之本意在此程式也法度所以式萬民也守法者謂之中程即如今之所謂

中令朝至暮變言其速化者也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此言德化

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今從猶一

作獨山云令從句已字下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

身為苦而後化民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

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也道由未

可與為政也批本法術亦非庸主所能操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讀死生乃命之

無術字精神

法
去除遠是換字

疊下愛字

大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微無也臣故將謁之故通謁
白也增管子。柳管仲對曰微君之命願君去豎刁除易牙。
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烹其
首子而進之管子又云惟燕嬰兒之未嘗於是燕其首子而獻之燕燕同主術訓烹其首子而餌之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
豎刁自宮以治內二柄篇妬下有外字管子云公喜宮而妬一本宮作宦人情莫不
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行也言近也棄其母久官不歸圓云一作宦其母不愛安
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原舊注言蓋藏詐爲當作務言務行詐僞不能長掩管子務爲不久蓋虛不長注矜時爲事久必發揚覆蓋虛妄不得長掩案以此推彼爲合願君去此二子者也管子卒死而舊刊脫而字卒粹作僞
願君去此二子者也管子卒死而舊刊脫而字卒粹作僞

一言先斷之

取證切

句法整齊

病字山云多死字批本有而字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戶舊刊戶作不
葬山云見十過呂子知接按管子死十一日蟲出於尸或曰舊刊別提管仲所以見告桓
公者告字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
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
力以爲其王者原舊注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
死力死力當單作身字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舊刊無且以
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付度人意也君下有欲字是將以管仲之不
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
言管仲亦在被去之域中也是下一有欲字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
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
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

之自然茲雖有賢才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
垂爵祿垂猶懸也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
所出也舊注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茲不生無道則
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私下恐脫利字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
也非明非猶不下同使去賢才一賢才又至才一間恐脫一非絕賢才去四字
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十四字句是臣
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究到也
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
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
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

臣重字主肯

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可賞可罰
罰罰無所蔽塞矣注舊作也按弊蔽通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汜論訓出圍及字看賞有功者五人高
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按國恐衍吾群臣無不
有驕侮之意者不有舊汜論訓無字惟赫子汜論訓無字不失君臣之禮是
以先之仲尼聞之曰汜論訓無仲尼聞之曰五字蒲阪圓
子卒二十七年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
莫敢失禮矣說苑復恩呂子義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
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

二不敢

奇警

收筆法與上章同

二不加

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龜。產龜注。沈龜懸金而炊也。產龜。龜產於竈也。龜與蛙同。蝦蟇也。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乘因也。或云當作乘。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原舊注。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飲酣。酒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

論語。人之言曰。予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

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批本。而避。讀言披靡。枉身而避也。琴壞於壁。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

公曰。大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

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舊注。歎息之聲。讀如後世。

是非君人之言也。左右請除之。除與塗通。淮南子作也。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與朱雲折檻同趣。說苑。君道壁也。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言君有過則進言其事。善諫不聽。則遠其

釋之無限悔悟

上其字系君下二其字系臣

評澤韓

作子

卷之十五

七

身者言不聽則去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

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讀親猶犯也。字是逆

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

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

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

此大逆之術也。或云術當作行。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

道也。故平公之迹行迹也。不可行也。言不可復行也。使人主過於聽

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襲因也。

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

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

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韓詩外傳易作輕，又見呂

子下賢新序雜五。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

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

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

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

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

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與欲倒置。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按行

恐肯誤。小臣之忘民也。民當作君下同。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

朝。山云：會當作禽。顯學作禽。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也。名曰臣吏。一臣吏間有臣字。分職

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衆猶群也。而逆君上之欲，故

屈身以為世亦一道何必謂之齊東野人語

是隱也是德也
罪案明了

句法

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適桓公是隱也宜刑原注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
虐驕矜桓公信陵君傳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有驕矜之志山云列子云方虐驕而恃氣是
誣也言誣能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
理禮樂記云領父子君臣之節注領猶治理也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
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
義

靡笄之役原舊注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增齊世家徐注一作摩左傳疏音摩笄音雞晉語注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人以戮罪在可赦之者索隱在濟南與伐地摩笄不同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
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殉世楷本作殉下同是言殉罪于軍中也方云胡不者勸辭史記

主眼

分析絲釐

又字有力

司馬穰苴傳云以徇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
不分謗乎韋昭曰言欲與韓子分謗其非言能如此故從事不取也或曰邾子言不可
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
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是
重不幸也原舊注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幸也重不幸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
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人邾問恐脫則字文例可推斬若非罪人則
已斬之矣按斬若一字似衍而邾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
子舊刊無且後至也夫邾子曰以殉山云曰因訛不足分斬
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原舊注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
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周書斬朝涉之脛傳冬日

見朝涉水者謂其奚分於紂之謗原舊注不得斬謂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

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幸也且望邾子之得

之也望邾子正韓子之過今邾子俱弗得失理則民絕望於上矣修按

內篇云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

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

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下恐衍望絕似倒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舊刊誤作夜然矣增

事已見外然而臣卑公曰使于上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

矣然而臣貧公曰使于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

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

三歸之家下文云請三歸是古文豪鹿處

治國恐故請高國之上請下恐脫立或居字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

請三歸故一作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

貪以便治也或曰或曰下當加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二句今使臧獲奉

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臧獲賤者之稱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

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

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

之所以信也信伸通與文訓對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

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都丞官之卑者也不避尊貴不就卑

賤原舊注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卑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

乎卿相巷伯寺人也即官官言以君勢行于國中何憂於貧何患不親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誅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

所令正則人必聽苟不正則誰能從故君子不貴人爵而尚天爵

收筆與前章同

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
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

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黃說林上楚兩用昭景

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

市舊注與鄰國交私以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

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

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一用淖齒也而身舊刊誤作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

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却弑今留無

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

以去兩用一結

兩用三用亦唯
有道存難大有
力

身必減食之患必下脫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舊刊有第
三十七字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已之說也然其辨難攻
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

半索
矣源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

拜而辭曰且嬰家食且字衍山云左傳此上有君之先臣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焉數句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達往買市景公笑曰子家習

市晏子春秋
習作近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

而履賤踴踴同左傳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

變色廖文英曰轉注古音職韻造引韓非子舜見古暇其
容造焉造音與戚同增道應訓孔子造然革色忠孝

焉篇其容造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晏子公愀然改容
焉注愁貌

當字眼

此治國之良典
人或以韓為刑
名家并排此語
者過矣

昭三年晏子春秋雜下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
刑也原舊注卒問而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
無少原舊注苟不當雖無以不當聞也聞告而以太多說無
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也北敗即治亂
之刑如恐不勝重刑也而姦尚不盡今不察其當否迂評察
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
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
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二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
之恥也國下恐公胡其不雪之以政胡何也公曰善因發
困倉舊刊作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輕罪也出宥
困下同

以歌證之古雅
可喜

形名家真面目

賞無功不誅過
是論旨

換字法

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
耻於小人小民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君子以使桓公
發困倉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
使之而義也而語助辨命論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為龜
桓公宿義宿宿諾之宿止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
義為遺冠也為上一有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
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
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
而望於上屢望賞而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
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舊作孟誤史記周本紀伐邲注邲城在野
王縣西北增左傳齊國夏伐晉取孟注晉

晉地豈克苦大雅以按祖旅傳地名孟子引作苦祖往是耶也詩意謂密人侵阮往共之師而又往伐苦

也苦蓋舉漢志在京兆鄠縣苦在陳留雍丘縣阜陶黨密者子伯翳後所封也一本注孟苦鄠共地名

舉事而紂惡之陳本作三事舉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

國方千里馬融禹貢注壤天性和美也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見

殷紀齊俗訓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

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

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過難之地而辟之

者也過恐禍誤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

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

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

桎梏囚於羑里也羑里城在鞏昌府文縣天牢山相傳古羑里也鄭長者有言外見

縷解非知之意

引鄭長者言以

微亦法

儲右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陳本有矣言文王也字

出於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文王不患幽囚

而憂天下務收民心以剪商受錄仁且智夫是以為文王

乎智者知避難然非子終囚死以此毀夫子似唾天者

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

臣之力也山云也耶通識知也言桓公威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以製衣喻從政也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荀子有補削無矯拂注言彌縫

其闕除去隰明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

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大師奚笑

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微諷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

宰庖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

字句有味

專字妙君則自
以為功臣則自
以為功各為其
獨力所致者是
功之所以不成
也已

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
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
力也。言君臣相須而成。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
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
也。且蹇叔處虞。舊刊作于。合作于。楊升庵外集詩出宿於
千。今開封有邪溝。蹇叔處于而干。之秦
而秦。而秦。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山
云。蹇叔疑百里奚誤。呂氏春秋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
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
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在虞而虞亡。此有君與無臣
也。臣恐。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原舊注以宮之奇僖負羈
也。君誤。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蹇叔觀之則賢士必待聖
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閭里門也。宮中作市
者二處市各有閭皆

是法

婦人主之增。婦一本作女。山璠云：燕策宮中七市。女閭七
百家。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注：閭
里中門也。為門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被髮而御。婦人
被髮不冠也。方云：為
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
見左。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
二也字倣。且不以豎刁為亂。事見國語左傳。昔者晉文公慕於齊
女而忘歸。舊刊忘作亡。古通用。舅犯極諫。舊刊無。反晉國
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合。恐名之誤。文公以舅犯霸而語。轉師
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原注以齊桓晉文觀之則凡五
明君必待賢臣而弘業。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
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偏謂倚於一偏。未得其正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請禮待晉。桓公曰：告仲父

易哉二字嘲調無限

倒接

句法可玩

者三。言專任管仲。雖小事不敢自專也。原注。使有司三告仲父。舊注。作有司三請。皆告仲父。山藩云。呂子任教。

作若是者。二。而優笑曰。而乃也。見詭使。易哉為君。言為君新序雜四同。注。非案見八姦。易哉為君。言為君不親國。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人。人主所昵。故滑稽諷諫事也。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

入佚於。吾得仲父已難矣。又舊刊無。已得仲父之後。何為治事已。

不易乎哉。言易也。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

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孟子。為天下得人難也。何索人為勞哉。伊尹

自以為宰于湯。以下添身字看。下同。以割烹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

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

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也。言賢者固求用已。如此。但人主不欲求賢耳。

或曰。無逆順用。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

項。索人使人各一

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

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

之。舊刊使字上衍雖字。準正也。刑以事遇於法則行之。以形通事也。名言也。參參伍之也。

似行遇。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按。收臣據上文。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高誘曰。釋猶去也。

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

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

不死於公。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

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詎同渠。何也。奚遽字見吳語。列子。人

間訓。管仲非周公且。言與周公異其操也。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居

也。攝天子之位。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微于古

也。言人臣輔君之職當然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指周公而言。山

洛誥云。朕復子明辟。鳳卿曰難。畏阻意子。必不背死君而

事其讎。周公必不為。背死君而事其讎者。仲管必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管仲與周公易地。恐。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

不難奪其君國矣。桓公宜備。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

公而不能。管仲射桓公中其鈎。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

就非周公且。非周公之介操也。可知也。舊刊。可上衍未字。不。若使

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

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自謂為君不難。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

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

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又一轉以賢不肖勘糾

若字以下一翻

恐為誤。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

明矣。以已通下。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然下加為

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言上天下已得

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舊刊。誤作處。不得。若使桓公之

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

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賢刁易牙。借假也。言信

仲。管蟲流出戶而不葬。戶舊刊。非。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

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也。借古人

李兌。當作治中山。事見苦陞令。趙世家注。陞者山絕之名。

李兌評林。苦。上計而入多。上計。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

厭也。誤。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

以故曰云云一句收結

疊下法

言言貨上而分判下則合衆

以言者聽者一商量

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宮註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說悅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舊注寃苟且也增山璠云寃恍偷通按寃又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又見新序雜一案人間訓爲魏文侯解扁事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辨聽之說舊注作言語下文信言語辨作辨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說非聽者也聽當作聰則辯非言者也舊注說言易位非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當作聰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誠當作識入多

遂過罪案

五入多句法長短參差

皆入爲也四字一束

之謂寃貨也謂舊刊作爲未可達行也言致遠恐不行李子之恐脫茲弗蚤禁使至於計緩刑至歲終上計之時是遂過也過一作禍非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原舊注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慎當作順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人當作民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方云權計權量會計審於地形輿地舟車機械之利機械廣韻柶械又器械柶也用以挈水總名說文機械枯槁也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方云行行路也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交易通有無也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皆入爲也皆上

另下一入多字

以無術之言也

有無對說

是人之用也三

舊刊衍入 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多二字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已上言入多之有故者見非寃貨
 非山林澤谷之利也翼此類不出於山林澤谷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
 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無生財之道積貨之術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櫓楯之類也犀
 言其堅固也增韻云古以兕為甲故謂堅為犀漢晁錯傳器不犀利及上恐脫不字鼓之而士不起
 簡子投枹曰枹音孚擊鼓木烏乎音鳴吾之士數弊也數當作速以音誤國
 策作救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二字當在昔者上錯亂耳亦有
 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原舊注但君不能用之耳張大象曰同舟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豈
 有君民異意而能戰乎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獻公滅國虞虢霍魏耿應韓麗
 戎臯落氏之屬餘未聞服國二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

是法

是敗是霸句法
古雅

沒惠公即位淫行舊刊作行非暴亂身好玉女高誘曰玉女美女也詩云有女
 如秦人來舊刊作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
 公受之圍衛取鄴增取鄴見呂子不苟新序雜四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言踐土之會也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
 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來之舊刊倒置
 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
 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
 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原舊注文據公能以賞信信難必罰未必去
 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嚴君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為親愛孝子愛親百數
 之一也舊刊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增百中僅有一言至少也但為賞罰所使而赴敵耳難一君

誣字罪案

句法勁道

用衆實自有道
雖然躬率之功
亦多大凡此篇
論多牽強說者
宜詳之

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
百族之子愛於上。疑方云愛於上。疑倒錯。皆若孝子之所。舊刊無所字。愛親
也是行人之誣也。原舊注。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
害夫人。猶人也。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
不北矣。人皆畏軍法。不敢反北矣。長行狗上。言久在戰陣。不顧身命也。狗從也。以身從人而不去。
也。長行。恐有誤。司馬遷書。以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
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也。乎百無一
舊刊作失誤。一人舊本作失人。人之行。希行人未知用衆
非也。一誤作佚。再轉作失耳。

道也。術無。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五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六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難三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吳仁臣云。桐音未詳。孔叢

伏案

子作龍桐氏論。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
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細人也。小臣不知也。

君子之御臣。下於賢者而尊其位。以崇尚有德。求善而舉
用之。以勸民之興起。若夫察察以窺人之過行。是小人之
見也。若臣則從事於光明光。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方云

貴賤字

厲伯。蓋子服景伯。後魯大夫。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言不止
孝一。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
伯也。或曰。設爲答詞。魯之公室。二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

聞字疊用

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有益於治道故曰得之一也

猶同故以善聞之者以說悅音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墨子尚同亦云此宜賞譽之所及也。原舊注

奸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群下比周為奸

以蔽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子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取魯當作耶魯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倒反也

文公出亡獻公。舊刊作子誤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寺人闍人姓李名披披斬其袪也。袪文公奔翟章昭云在魯僖公五年惠公即位。惠公夷吾文公之兄又使攻之惠賁。內外傳作渭濱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

何其速東即至一宿二頃

容字字眼

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君命一宿而汝不宿即至言其速也惠潰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一宿即至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左傳令除君之惡。君之所惡者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言君命不可一前奉命殺公乃為君除惡當盡力而惟恐不堪且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公時則為狄人於我何有所顧憚乎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言有為其離者也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桓公與公子糾爭位管仲射桓公馬上一閃其箭正中王帶之鉤桓公遂收其矢以囊之後叔牙荐之歸至堂阜親解其縛使預國政君乃見之。記者之辭或曰齊晉絕祀。絕祀謂國亡不血食也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舊刊也上後世之君。謂桓文之子孫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之史

記趙世家惠文王廿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索隱曰惠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

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

君舊刊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使擅賞罰也自以為

賢而不戒戒謂預為之備也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孫鑠本可作宜且寺

人之言也直節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直猶徒苟且為飾言

也死君復生舊刊脫復字今從孫鑠本臣不愧而後為貞原注不肯死然後為貞國

語荀息曰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左傳使死者及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今惠公朝

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披之貳君明矣

人有設桓公隱者言人以隱語諷桓公也隱謎也漢書藝文志師古曰劉向別錄隱書者疑其言

相對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方云對一作射射中之也言解

也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倣孝弟也者之也者近優而遠士狎

優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屢遊海上老子魚不可脫於淵也一統志海濱州及利津

活化海豐二縣之地界濱海海在齊地萊州子虛賦齊東渚鉅海孟子所謂遵海是也此謂踰國游觀遠至海上內

必有謀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

禮太子增不字衍告於祖廟立大子焉不違一日急其事也或曰管仲之射隱射占隱語

也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

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也也則間夫處勢

舊刊作世非一不能用其有謂失主術也而徒不去國是以一

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

遠茲而見隱微必行之令察人之奸而知其隱雖遠於海

內必無變按於海當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

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見於內儲下又欲置公子職商臣

隱語三亦導入敬王之一法
三非其難者也
是法

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一作朝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

東周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

二庶孽卑寵無藉言使庶孽卑者雖寵而不能籍勢也雖處老老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按子庶問脫而字詩鄭箋孽支庶也疏孽者樹木斬而復生也

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也不亂又非其難少者也物之所謂難者

必借人原注成勢按成當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

妾原注內不使一作妻也一后二后耦二難也后二問脫愛孽原五

不使危正適專聽一人原注豎刁等鳳卿按謂管仲也而不敢偶君此則

可謂三難也威服大國妻妾在位適庶不爭君臣不亂此三者世君之所以難及於桓公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

政於仲尼哀上脫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

三公問二項平列

亦一理

所以答三公之故亦三項平列以故曰字為法

仲尼曰政在節財二公出山云二公出衍文非一時之言子貢問曰二公

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

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在得民心魯哀公有大臣

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障蔽之也內比周而以愚其

君使廊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謂國必是三臣也故曰

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路寢臺名要略訓云齊景公作路寢臺一朝而

以三十鐘鐘贛晏子春秋說苑亦載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按二百

原注謂以大夫之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

言也此下辨難三詞恐民有倍心而說之以悅近而來遠一無以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

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敗民

持勢所宜用意者

無術萬緒不可整理

可補之于解老篇亦可

民恐倍且民有信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答舊刊作紹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言一於行惠則功罪不明先明後仁此刑名刻薄之言甚不足道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堯舜禹湯文舜一從而咸危從當作從咸危當作成邑管子史記并云舜一徙而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

無天下矣舜德如此而行惠以爭民雖堯必不勝況中君乎有人無術以禁下方

有人下當有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言今夫以於此二字

為如舜而委之政柄縱不被劫害民心既在彼雖曰未至失其民實無術之所致也明君見小姦於

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

其所易也兩葉不伐將用斧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七句本於老子經今有

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功誤有罪者必誅誅

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

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老子十七章章言此言智愚比自得也

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也何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民來遠亦可舍已

害說以悅民來遠亦可舍已近下脫而字言不可用也哀公有臣外障

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伐勲

也言非有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非真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

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不仁者遠矣安哀能立於朝哉

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何孟春日選其心之所謂賢中世主膏盲故三

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即荀卿孫卿二字恐訛故身

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智謂用其言愚謂不聽其言

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

不師古不師經不問賢而師其心者千古同一弊可嗟可嘆

又括無術字

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相進也。臣各自舉其賢以進用也。不自賢功，功相狗也。陳明卿評本作狗，衆賢各欲自效其能也。論之於任，試之於筆。試以能課之於功，舊刊課作奏。今從原刊評林作課。山云：事之否，課之於功，虞書敷納以言，明奏以功，車服以庸。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史聯岳曰：此又李斯所祖以勸二世恣流漫之行者也。鳳卿按：矯俗之甚，造此過論。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不與下民自儉者。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荀子齊桓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注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劉辰翁曰：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為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知侈儉之地也。有術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飭下。王肅家語注云：飭謂整攝。

劫乳貪二層一

之而自飭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按：不節間也。徒儉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少必禁。溫筆者盡力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也。事覺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按：上忠字。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原舊注：精廉尅已。山云：精讀為清。清尅潔已。又莊子刻意之刻。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舊注：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陳孟常曰：偏駁之詞，終不待試而究。鳳卿曰：韓非過言。荀卿作偏，非子唱之。李斯以斃，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非齊君得罪于聖門多矣。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莊冲虛曰：文字絕奇。上文禁下節下之下，係鑛曰：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茂卿謂有缺文，誤增此無葉公事，似為缺文而其實攝在禁於微，則姦無積中。上引老子應之也。墨子亦難葉公子曰：葉公子高問曰：善為政者，奈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

未段說旨趣

收束常套

者之達者近之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仲尼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也鳳卿曰若從非之論彼三人者以小智察群下矣克知下民隱微哉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按無比周無比周六字當作民無倍心知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下明七字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沐冠之誤見上或云管子沐路傍樹枝無尺寸之陰猶盡也讀曰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舊刊束作東神駒作束聞婦人之哭也本

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字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撫抑也言使御者暫輟其馬也于

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拈懼字

又拈無術字

而哀今夫哭已死哭既死之人也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

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原注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

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

吏典主也言主物成事也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

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一國之人衆而五一人之

也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物以治物治當

知作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推文

言二字也故因人以知人山云爾所不知字恐衍是以形體不勞

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

之則羿誣矣猶云羿曰必得之則羿言之誣也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

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亦惑所逃矣

大羅、妙喻

適當作過。帝上世紀。帝昇與吳賀北遊。使昇射雀。昇曰。夫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誤中右目。終身愧之。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舊刊作矣。老子六十五章。

秦昭王問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鮑彪云。如耳。魏人。高誘注。韓臣。魏世家索隱曰。魏大夫姓名。魏齊。魏相。孰與曩之孟嘗。孟卯。判本。作孟常。古今通用。毛詩。居常與許。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史記索隱。孟字。嘗。邑名也。通雅云。呂覽商文與吳起語。相事。史記作相。田文與吳起語。漸子謂孟嘗封于商。愚謂嘗商音近。相借。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孟卯。率彊韓魏。策有之。兵以伐秦。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言其甚也。鍾期推琴而對。舊刊。鍾期作中期。以音訛。酒一鍾。作酒一中。可証。鍾期與伯牙。

同時。非六國人。策注。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此四十四年。吳氏云。期。史魏世家作旗。說死敬慎。申旗推琴。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死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舍瑟也。推琴亦見莊子。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國策注。板高二尺。知伯出。出下。國策有。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徐無鬼疏。在左行水二字。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為驂。在右為御。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高誘曰。魏桓子。絳水可以灌平陽。高誘曰。韓康子。魏宣子肘韓康子。鮑彪云。不敢正。語以肘策之。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遂為韓魏所亡。故云分。今足下齊策。張丐見魯君曰。臣來吊足下。劉黃。雖彊未若知氏。韓袁曰。古之國君。亦稱足下。與今不侔矣。魏雖弱。未至如其死。並有在字。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

音書

用肘足之時字
面頗奇

枯勢字

枯自恃字

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易輕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
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陳本作鍾期下同評林作中期凡明主之治國也。
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
韓魏能奈我何。陳本能作其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
及韓魏。舊刊少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
在已勢奚問乎。言不問而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奚其擇
焉。不必問也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
曰失之數而求之信。當作臣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
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評林作其國此知伯之所
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
其未。舊刊評林未作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原注謂秦王駢乘之左右也按

論其官

收筆

句法整齊

舊注駢乘二字可刪非韓魏之二子也。原注韓康魏宣安有肘足之事。而鍾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
明。原注說鍾期出位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
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慊滿意也而為所不知。為語通山云知知縣之知言越
也。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十四其字句
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亦見定法今鍾期
不知而尚言之。尚論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
皆有過也。原注不在其位則不識其政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作徵注徵驗也必有恩賜見其不可惡之
有形。管子作刑按言罰之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為當
作偽管子權修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達人至而不去

上及下單

結法

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微。注驗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其可說之無謬。見其不可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謬。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管子作求之爲之化不可得也。不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閭也。或云燕居。梁紀簡文曰。弗欺暗室。曾史之所慢也。曾史參觀人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言不擇其不見也。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方云待疑當作蔽。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原注。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聞。管子牧民。毋蔽女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言聖王。增注。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

一句推轉
法術字眼

結得妙

外言于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無所蔽異也。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物事也。管子云。是貪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爲大事。法者編著之圖籍。方云圖上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懸示。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山云偶。讀爲寓。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隱藏之使人不可測也。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偏國中。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堂。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於堂。非法術之言也。言政亦多術。非一端也。孔子曰。民可使由斯。不可使知之也。亦此意。然執以駁管子亦未可也。

難四 舊刊有第三十九字

衛孫文子文子名林父聘於魯公登亦登文子亦登階叔孫穆子魯大

三寡君字疊下句法古雅

子其少安一句折住

夫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敵體並登今子不後

二亡字首尾中間揅一聯亦法

子其少安徐步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杜預曰穆子退而告

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舊刊

別天子失道諸侯伐之增山云伐當作代下同故有湯武諸侯失道

大夫伐之故有齊晉田氏六卿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

王晉齊不立也晉齊倒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

也言於衛僭君故於魯亦不臣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魯臣連讀或云臣字衍

柄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讀言其於有失之君則不言其當亡也而命亡於有

得之臣讀言其於有得之臣則預言其當亡也不察管下三魯不得誅衛大

轉折又是一意

夫魯國衰弱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之臣衛君不明孫子雖有是二

也以亡不臣不悛其所以失所以得上文君有失也君也

得之與失是在君之明暗耳穆子不察此理但或曰臣主

知言臣之失而不及君也故徒詆孫文子耳

之施分也施設也分際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得禮運禮達而分定

勢也踦不兩立也踦一足也相踦謂君專任故非其分而

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原注言分所當得辭而後取也民之所

予也惟正是供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左傳桀伐有緡以喪其國上林賦郭注引汲冢

紀年桀伐潁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瑛桀愛二女紂求比干

之心而天下離紂剖比干心而曰吾湯自易名增湯名乙又名履書

曰予小子履是也履者在下人所踐豈初名乙後改名履

以避桀之忌惡耶又古史湯滅紂國自謂曰予其武號曰

則字一轉

句法

利字字眼

言利章

卷之十一

年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田氏外僕。增田成子出走為鴟。趙宣子出亡未出山而反。

而齊晉從。以上皆言辭。其分而取也。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

立非必以其君也。增言非由君得之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言湯武田趙先得其勢而後天下以君位與之也。原注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也。

今未有所以得也。言勢。而行其所以處。人君威儀。是倒義而逆

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

之不察何也。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

公分注。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貪其富也。諸本伐。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

虎所以盡詐也。讀言盡其詐偽以媚景公也。左傳。景公乃

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詳林言急利甚。

乃忘其桓公五伯之上也。上疑當作長。爭國而殺其兄其

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却殺之功。神駒陳本。並作禍。

萬乘而享大利。以人臣而劫殺其君以享國之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孫

日此言齊群臣皆有陽虎之心。宜防群臣不必誅陽虎。事以微巧成。精以疎拙敗群

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

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

上文疏。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必或作不。

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闇則

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謂之嚴。必罰或云救赦之救疑衍文。不知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安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

公子曰夷辭宋。原本辭作亂。誤。宋世家。桓公病太子茲

甫讓其庶兄曰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

亦一理

微巧疏拙分應于上

名言

評釋韓非子

卷之十一

仁貪不同心者
久矣世之不能
辨之亦久矣且
哉相欺之不止
而相疑之日盛
矣

而楚商臣殺父鄭去疾子弟鄭世家靈公見弑鄭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其庶兄公子堅堅立是為襄公評林誤古而魯桓弑兄隱公五伯

兼弁而以桓律人律人言以一律推衆人也或曰律法例也左傳哀公誅孔子哀哉尼父無自律

則是皆無貞廉也注喪尼父無自為法也迂而必舉以為法律則人皆無貞廉之行也

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入猶投也而不誅是承

為亂也齊受魯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濟止此

見微之情也按見微當作知微語曰諸侯以國為親按親當作身君嚴

則陽虎之罪不可失誅必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文未而廢明亂之罰亂臣之彰彰者

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

歸重于見微

不亦反乎一句
先折之

懸怒之證歷歷
如此

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威畏也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

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孫鑣曰此言宜首誅陽虎以悚動齊之群臣鮑文子之言為是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一作讓不聽及昭公

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亯也左傳桓二年君

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左傳作達注魯大夫曰高伯其為戮乎

執惡已甚矣報左傳作復復亦報也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

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王世貞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弑

也明君不懸怒懸懸久也有怒不行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

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

難增褚師石圃也左傳哀九年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譏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

公愈怒。諸師公執其手曰：「必斷。」食醢之羹。鄭君怒而不誅。

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其甚之也。讀舉猶曰也，非其甚問，恐脫不字。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

以見其無權也。權，謂有術以制臣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見示憎惡也。稽罪而不誅，稽，留也。使渠

彌含憎懼，死以徼幸。山云：憎，當作憐。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

不甚也。王維禎曰：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而不能斷，所以見弑。或曰：報惡甚者，

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讀獄當作信，按至當作患。獄

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讀所以誅罪之當否也。以雙之衆也。增刑獄者，至極也。誅二渠彌，渠彌又至，故知大誅報小罪者，非所以除刑獄之患也。是以晉厲公滅三

卻而樂中行作難。王維禎曰：二卻，卻至，卻錡，卻犇也。卻至與樂中士熒爭功，士熒言於厲公曰：卻

至與楚子相通，謀劫明公。卻錡、卻犇與焉。厲公令收而斬之，盡滅其族。後感群臣之言，以有悔殺二卻之心，知為樂

中所欺，乃密問荀偃。偃乃鄭子都殺伯咀而食鼎，起禍。吳

中之黨，夜投告之，遂作難。鄭子都殺伯咀而食鼎，起禍。吳

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

師之不死而于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未可誅，可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當其

罪。罪一作怒。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

之所以滅也。增：楚語昔者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注驕馬繻，齊大夫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

也。胡公虐馬繻，繻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

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

盡逐胡公子。漢書古今人表云：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

齊胡公。哀公弟列之第九等。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

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

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有理

拈懸字

已見

衛靈

陳本有公字。七術有公字。

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

者曰。臣之夢踐矣。

言已之夢。果實踐而不虛。舊刊。作淺。非。案俗云。合也。趙本作幾。公曰。奚

夢夢見寵者為見公也。

為去聲。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久見

字。今據七。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

兼照。七術照作燭。策作并照。今案作燭。王照君。為王明君之類。六朝人選帝諱而所為也。天下。一物

不能當也。國策當作蔽。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

人主而夢日也。一本夢下有見字。無也字。夫寵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

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一本作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寵不

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一本遂作逐。策雍鉏作癰疽。吳

案。吳注。失考。陳眉公十集。孔子主癰疽。趙岐以為癰疽之醫。案說苑至公。雍睢。人姓名。趙岐傳之誤。卿那代醉編亦載此說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考。雍姓睢名。又名渠。因考孔子世家。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即此人而

然字轉

拈壅字

左傳襄九年。孫蒯從衛師。雍鉏獲殖綽。豈初從孫氏。後以宦者事靈公。即通雅曰。癰疽瘡環說苑。作雍睢。孟奇謂

字書不相通。字書自不知。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策用作古人之通也。注人恐文誤。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策用作

狗。蓋史狗。左傳襄九年。季札適衛。或曰。侏儒善。一本。假悅。遽瑗史狗。杜注。史朝之子。文子。或曰。侏儒善。作若。假

於夢以見主道矣。言教示。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

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

都賢慶建而壅焉。慶建事未考。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

愛而用所賢。原注。謂以所愛為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一作也。不肖者

煬主不足以害明。原注。知其不肖。故不害也。今不加知。讀言已之智。不

賢者。故必危。注皆非。而使賢者煬已。舊刊。已作主。則必危

矣。原注。賢者未必賢。危。王維禎曰。以為美而專信之。則迷

退。不肖而進。美。恐以所愛者為美。猶為煬已也。或曰。屈到嗜芰。楚語注。屈到。楚卿

非正味非正士而尚之尊之不亦悲乎

拈毫字

凌也文王嗜菖蒲菹呂子遇合注菖本之菹也案見周禮醢酢菜和酢人左傳菖獸注菖蒲菹菹莊居反說文以漬菜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不與其物叶聖賢亦不免晉靈侯說參無恤字云侯當作公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秦師范無恤御戎恐同人今案范無恤為舊刊無王字陳本同噲賢子之舊刊衍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賢恐實訛謂人主所以為賢者實賢者而用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當作孫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隨舊刊一作同陳本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奚距猶何為則侏儒之未一本有可字非見也君雍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之也之之曰不知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原注所賢者字恐衍

而今以加知矣以已則雖煬已必不危矣所賢者誠賢則不危鳳卿曰君已知其不肖專任賢臣必有備之之心故不危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六終

